

书里书外

把“老有所养”写进山河承诺

白玛措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草原上的敬老院》：白玛措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书《草原上的敬老院》，心中泛起一阵久违的暖意——就像那曲草原上6月的阳光，不炽烈，却有一种踏实的温度。这本书，是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全国人大代表双重身份的一次交汇，更是我与那片生我养我的藏北草原之间，一次深情的对话。

一

写作这本书的起点，其实很简单：我想知道，当生命老去，当牧歌渐远，那些曾经在草原上策马奔驰的人，该如何有尊严地变老？

我的母亲给了我最初的触动。父亲走后，母亲发髻的银丝越来越多。她曾是那样一个能干的女人——喜欢养花，那盆吊钟海棠总在花开时节满盆绽放；喜欢烹饪，厨房是她专属的领地。可衰老来了，她先是搬着凳子坐在灶台前，后来不再走进厨房，那盆花也不再傲然盛开。这些细微的变化，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家庭结构剧烈变化的西藏牧区，那些失去家庭养老支持的老人，他们的晚年，谁来托举？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深知答案不在书斋里，而在田野中。我的老师们教会我一个朴素的道理：人民之间必须“走到田间地头”，必须“真正地倾听人们的声音并观察他们的生活”。于是，我走进了那曲市嘉黎县敬老院，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二

田野调查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我还记得玉琼奶奶。她视力不好，每次走路都要拄着拐杖，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挪

序与跋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张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

持续增长从何而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功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40多年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进程并没有因剧烈宏观波动和外部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而停顿和逆转，堪称奇迹。不仅如此，高速增长和持续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面经济发展不仅将中国与世界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还让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今天，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科技领域迅速追赶，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沿。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数十年来一直在试图理解这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释思路。以往的解释，无论是从发展战略的视角，还是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视角，甚至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几乎都忽略或隐藏了一个前提，即一个有强大的行动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类似的政治单元出现在欧洲早了18个世纪之久。我们把视野逐步扩大到战后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发现，正像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难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并非市场的失败，而是国家的失败。一个缺乏国家能力和有作为政府的国家，要维护和提升市场秩序是何其困难。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在经济学理论里得到深入系统的讨论。

所以，把国家带回经济学家的视野并从国家这个中心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我们会看到与单纯从市场逻辑出发所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些更重要、更深刻。于是，我尝试变换一个角度，从国家出发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成功崛起的逻辑。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结构紧密相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纵深中来思考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论逻辑。这对我显然是个挑战，需要对国家形成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我们试图围绕国家这个中心来推演那些重要的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结论，逐步构造出一个分析框架。在这本书中，我强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成功而持续的发展，这个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济模式转型，因为转型的成功本身也需要得到解释。所以，把注意力聚焦在2000多年来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结构是很自然的方向。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与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彻底分开，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没有将二者统一起来。

我希望在这本只有10万字的小书中，为读者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帮助理解中国是如何将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相兼容的。为此，我从大一统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资源匮乏约束、国家治理中基于政绩考核的激励体系的成熟演进，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国家能力三个维度入手，讨论为何中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功实现经济的强劲崛起和科技的快速追赶。我在写作中尽量不使用过于专业的概念和处理方法，多使用一些普通读者熟悉的故事和易于理解的数据，希望激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后续的讨论。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此文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一书前言，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人称』为什么重要

普照

今年是我进入出版行业的第十年。在策划了外国文学图书三四年之后，我察觉到了文学阅读潮流在转向中文原创，转向“我们”、“身边”和“附近”的故事。其中的缘由或许是，读者想通过阅读找到更切身的经验参照，想在日新月异、加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生活的方向。

2020年4月，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篇热门文章《我在物流公司的夜班的一年》，作者叫胡安焉。文章读来有颇多会心处，我便关注了他。我们做了一年多网友，2021年他在网上发表了《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这篇文章读来不止于“会心”，我感到内心深处更密集的触动。把两篇文章及作者发表在《读库2103》的《我在北京派快件》一文放在一起，我仿佛遇到了编辑的“心流时刻”：看到了“一本书的模糊形态”。我当即联系胡安焉，就这样确立了合作。

2022年，还是在网上，我看到《大专课堂上老师教我们洗澡》一文被热门转发，有不少网友在评论里表达自己如何被文章触动。同样等待、观察了近一年半，其间我关注作者的网络动态，准备充分后才向她发起约稿。

从网上已有的文本中，我梳理出一条自传脉络：写乡村童年；写与母亲及其他亲友的相处；写从乡村到城市流动的过程；写对生活方式的探索和认知。从2023年底发起约稿，我与作者在随后的10个月里往复交流，讨论如何增删内容、调整结构，逐渐确定了《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的文本框架。作者写小说用的笔名是“南山”，还有一个网名“小牛”——这两个名字我觉得不够，便问作者的彝族名字叫什么——“扎十一惹”，可以说完美适配《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上面两本书在市场上都取得很好反响。从编辑策划的角度来看，其中有时机、运气的成分，但也有可以复制的经验。在原创纪实写作的路上，我策划选题始终未变的前提，是好的“文学质素”。初见文本时，我会尽量抛开编辑身份，做回读者，看看“我”从阅读中能否感受到趣味，能否在美学和义理上服膺于对方的心灵和书写，感受到文本的特征，即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字面孔。有了独特的文字面孔，作品随之有了辨识度。

《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等作品出版、传播和复盘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不写“自传”，就没法真正地写作。至少先明白“我是谁”，才可能有稳固的心灵基础来参差对照，理解他者，书写世界。

从此观点出发，我构想了“第一人称”书系：新作者、原创纪实、自传性叙事，打造好作者的“第一本书”。新作者的“新”，并非指写作经验的新，而是指出版履历的新。在我发起约稿前，胡安焉已写作12年，扎十一惹也创作过5部长篇小说。只不过对两位写作者来说，以叙事性散文书写自传是头一回，可称“第一本书”。写好了“自传”，也以真诚嘹亮的声音，打下了读者基础，后面要写什么，都会有更好的出发点。

我时常被问起，是否会继续出版素人作者的作品？其实，我从未想过作者是否属于素人，我更关注的是作者的心灵状态、文学品位和文字表达力。无论概念或标签如何变化，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我着眼的始终是贴合阅读潮流、折射时代变迁的优质个体叙事，是作者在具有独特面貌的文学语言中，扎实传达出的意识深层“人何以为人”“我何以为我”的神采和力量。

（作者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曹臻、白云翔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拉索

2021年5月17日，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团队宣布，在银河系内发现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并记录到能量高达1.4PeV（1400万亿电子伏特）的伽马光子，这是当时人类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知，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时代。这一结果让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的审稿人惊呼“真正的突破”“新的时代开始了”，国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费利克斯·阿哈罗尼安感叹“看到这些结果，我此生足矣”。这一项让学界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感慨的科学发现，就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随着持续观测，1.4PeV光子已然成为历史，拉索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创造的纪录。

人类对宇宙认知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探测能力的提升。1.4PeV光子的成功探测，无疑是对拉索工程卓越性能的一次真实验证，拉索建设团队将一张宏大的科学蓝图变成现实世界中独一无二的科学装置，兑现

记录高能物理的“5·17时刻”——《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创作谈

白云翔

职，带着问题研究”是我的信条。4年履职，我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敬老院，提的建议也多与养老有关。我把田野调查中听到的声音——老人的孤独、护理员的辛劳、基层养老设施的短板——转化成建议，带到北京，带到人民大会堂。

这本书，就是我履职的一份“作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转移支付在保障基本民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2024年，中央对西藏补助累计22336.37亿元，年均增长10.1%，较中央对地方补助平均增幅高2.9个百分点，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些资金，化作敬老院温暖的炉火、老人们碗里热腾腾的酥油茶。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牧区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国家福利制度如何惠及最边远的群体。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草原深处，每一个老去的生命都被郑重地安放——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回答。

2026年的春天，当我在全国两会上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一老一小”那几个字时，思绪又一次飘回了那曲草原。我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些老人说：你们的故事，我写进书里了；你们的声音，我带进会场了。

这本书献给玉琼奶奶，献给布德爷爷，献给所有在草原深处安享晚年的人。也献给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那曲，更献给那个把“老有所养”写进山河承诺，用制度温暖了雪域高原每一扇窗棂的祖国。

生命有了长度，人生更要有远方。愿每一位老去的人，都能在制度的体贴与人文的关怀中，看见属于自己的远方。

（作者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